

「余凤高 著」

疾病阅读史

撇开司空见惯的专业描述，从政治、思想、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等角度重新解读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疾病的历史。

疾病阅读史

「余凤高 著」

撇开司空见惯的专业描述，从政治、思想、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等角度重新解读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疾病的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病阅读史 / 余凤高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7- 309- 07250- 1

I. 疾… II. 余… III. 疾病—医学史—世界 IV. R-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458 号

疾病阅读史

余凤高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6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309- 07250- 1/R · 115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小 引

一个人病了,他起初只觉得自己跟平时不一样,有点疲软,随后感到浑身无力,最后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后来发现自己头痛、发了高烧,有时还不自觉地说了不少胡话。家人连忙送他去看医生。于是,中医就切脉、看舌苔,开出药方;西医会让他验血,验大小便,还会拍什么 X 光片,做心电图,甚至 CT、核磁共振检查,等等。

在医生看来,疾病是由于人的身体内起作用的机制出现紊乱,所以通常都只是着眼于、也仅仅局限于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方面来了解和解决问题。

但是人是活着的有机体,又是动作者,同时还是社会的、文化的人。所以人的疾病既是躯体器质性的,同时也不能不是某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体现。因此,对疾病的概念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这就使疾病不仅只是属于医生注意的对象,还会引发医生专业之外的业外人士的关切;也正因为疾病不仅是器质性的,且又是社会文化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那些所谓“外行”的认识,有时反而会显得更加重要。如歇斯底里或者精神病,在更大程度上就首先是社会的因素引发的;而且,像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宗教学家甚至人类学家、艺术家等“外行”,也不是只把眼光局限于某一个体病人的疾病,而往往从群体的疾病来考虑某一种患病现象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以及整个大文化背景的关系。

有关医生对疾病的理解,传统上,除了在病人的病历上所记载的

病史外,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医学家已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在中国,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到王士雄的《霍乱论》;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到法国的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 1510—1590),到英国的约翰·亨特(John Hunter, 1729—1793),到匈牙利的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 1818—1865)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读到许多最经典的描述。

本书意在撇开这些司空见惯的专业描述,而从另类的角度,即从除上述外的非医学著作(如从考古、哲学、政治、历史、社会、宗教、法律、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疾病的叙述和描写,对这些叙述和描写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但这可是个百科全书式的题目,自然无法全面整理,我只能选择一些典型的事例,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目 录

小 引 1

一、追溯数千年前 1

(一) 化石、干尸的“述说” 1

(二) 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 10

二、本原的探求 24

(一) 内原性改变 24

(二) 体外因子的进入 33

三、对历史的影响 44

(一) 战争的成败 44

(二) 王位的嬗替 53

(三) 作风的改变 62

四、生活条件 71

(一) 贫困和奢华 71

(二) 工作和职业 81

五、宗教信仰 92

(一) 崇敬和祭祀 92

(二) 神授的天能 101

六、理性的命令 112

(一) 禁忌和惩治 112

(二) 医生的职业	122
七、社会态度	132
(一) 梅毒问题	132
(二) 谁之过	142
(三) 同情心的回归	152
八、造型艺术	163
(一) 线条的凸显	163
(二) 特殊治疗	172
九、虚构的真实	182
(一) 折射现实的神话	182
(二) 瘟疫	192
(三) 慢性肺结核之一	205
(四) 慢性肺结核之二	215
后 记	225

一、追溯数千年前

(一) 化石、干尸的“述说”

诊断人的疾病,传统中医采用的方法一般是“望”、“闻”、“问”、“切”。“望”是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舌苔、大小便和其他排泄物;“闻”是听病人的语言、呼吸、呻吟、喘息、咳嗽等声音的高低强弱,嗅查病人的口气、痰涕和大小便的气味等;“问”主要询问病人的既往病史、发病经过、目前情况和饮食等生活习惯以及治疗服药后的情形等;“切”即“按诊”,包括切脉或触诊,切触病人手足、腕、腹、胸、胁等处,来诊察皮肤的寒、温、润、燥,腕、腹、胸、胁部位有无压痛,如有肿块,察其软硬和聚散程度等。西医除“触诊”外,多借用物理和化学仪器,从早期的听诊器、X光、化验到最新的CT、核磁共振等。

但是在今天,若要了解古代人的疾病,所有这些,多数都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因为这些人早已死去,且肌肤也都腐烂,不留一丝痕迹。见不到活人,还谈什么中医的望、闻、问、切,西医的听诊、X光、化验、CT?不过这些已经死去多年的人遗留下来的骨骼,即使已经变为化石,研究者据此还是能够通过有关的科学仪器来断出死者的病况。

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位于肯尼亚,又名鲁道夫湖(Rudolf Lake),为东非第四大湖。它位于大裂谷东岔内,面积6405平方米,

海拔 375 米。地质学家认为这是 160 万年至 1 万年前地壳运动形成的一个独立内陆湖；又因火山爆发，造成东南多岩的湖岸。1967 年，肯尼亚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 1944—)在考察中首先发现了图尔卡纳湖岸的库比福勒(Koobi Fora)的遗址。之后，1972 年，利基考察队中肯尼亚化石学家伯纳德·庚尼奥(Bernard Ngeneo, 1940—)在这里发现一颗大部分完整的 190 万年前的头盖骨；1973 年，日本古生物学家鸭谷决在同一地段发现较小的一颗 180 万至 190 万年前的头盖骨；1975 年，庚尼奥又在这里发现 170 万年前的一颗差不多完整的头盖骨。特别是 1984 年，鸭谷决在图尔卡纳湖西的纳里奥科托姆(Nariokotome)发现 160 万年前的一具只失去手足、差不多完整的人体遗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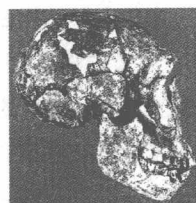
这个在考古学史上称为“图尔卡纳男孩”的，相信是一个九岁至十



图尔卡纳男孩的骨架



图尔卡纳男孩的头骨



图尔卡纳男孩头骨侧面

一岁的孩子,他身高 160 厘米,估计到成年后可长到 185 厘米;他的脑体积 880 毫升,估计容量达 910 毫升;除了颅骨,他的整个骨骼都与现代人非常相似,虽然也有些许不同。有些科学家相信,他直立行走会比现代人还快。

这一考古发现特别使医学史家感兴趣,因为在这个可能属于直立人的骨化石上发现有其特有的病理学特征。肯尼斯·F·基普尔为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插图医学史》第一章“疾病史”(Kenneth F. Kiple: *The History of Disease*)中对这个“图尔卡纳男孩”的骨骼作了这样的说明:

可能患有由维生素 A 过多引起的慢性病的一个早期人类祖先。维生素 A 过多症这种疾病影响骨骼的构造;科学家们声称,已经在大约 165 万年前生活于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附近的一人科动物(可能是直立人)的骨化石上鉴定出这一病理学特征。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是这个人科动物曾患螺旋体雅司病。^①

化石作为地质年代动植物保存在地壳内的印痕或残迹,不但只是古代有机体的很小部分,而且通常也只有具备结实而有抵抗力之骨架的有机体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动植物的软质部分就很难得到保存。因此,要通过化石来了解古人的疾病状况,便受到很大的限制。好在通过干尸,或叫“木乃伊”,多少能够弥补这方面的某些不足。

木乃伊有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种。人工的,除埃及外,居住在新几

①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

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附近的民族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也使用木乃伊的方法处置尸体。不过,由于地处尼罗河两岸的埃及气候极端干燥,沙漠和空气里没有细菌,西部甚至基本上没有生物,所以那里的木乃伊得以长期保存,且经久不坏,有些挖掘出来的木乃伊甚至根本没有棺材,更没作防腐处理,其实体仍然基本完好;许多经过繁复制作过程的木乃伊,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研究古代人体病理状况最理想的尸体。

英国考古学家马克·阿曼德·拉弗尔(Sir Marc Amand Ruffer, 1859—1917)是研究古代病理学的先驱。

拉弗尔出生在法国的一个著名银行家的家庭,母亲是德国人。长大后,他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接受教育,最初学的是艺术,后前往伦敦研究医学,还曾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待过。开始从事研究后,他的兴趣先是集中在炎症的病理学和微生物学方面,这使他赢得了不列颠预防医学研究所主任的职位。在从事白喉杆菌的研究时,他受染患病,落下了严重麻痹的后遗症,致使他被迫辞掉职务去埃及休养。在获得埃及的居住权之后,他在开罗被任命为细菌学教授,后来还成为埃及的公共卫生和航运、检疫委员会(Sanitary, Maritime and Quarantine Council)主席。他同时还参与印度霍乱委员会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了埃及红十字会的领导人,1916年被授予爵士爵位。同年12月,他去希腊的萨洛尼卡帮助该省的政府重组卫生部,第二年春回埃及时,在海上遇难。

拉弗尔深厚的医学背景和在埃及居住的经历,自然还有他对研究古人疾病的兴趣,吸引他以自己在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通过对木乃伊的研究,来考察古人的病理状况,从而取得很大的成就。

1910年,拉弗尔在公元前16世纪第二十王朝的两具木乃伊的肾脏里找到血吸虫的卵。

医学史家相信,古代农耕的出现,会促进疾病的发展。在早期河谷地带的灌溉农业,如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特别是栽培水稻的洪泛区,在温暖的季节里,稻田浅水里潜藏有能钻入稻农皮肤并进入血液循环的寄生虫,主要是会致人身体虚弱以至最后死亡的血吸虫。拉弗尔的发现见证了自古就存在此病的证据。医学史家 A·T·桑迪森在发表于 1967 年 4 月 11 日的《医学史杂志》上的《古代病理学先驱马克·阿曼德·拉弗尔》(A. T. Sandison: *Sir Marc Amand Ruffer, Pioneer of Palaeopathology*)中说:“我认为这可以被认为是古代病理学的奠基之作。”

拉弗尔单独或与人合作,通过木乃伊的研究,还查明许多古代人病理状况,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 年他在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前 11 世纪)的一位叫内斯帕罕(Nesperhan)的阿蒙神庙祭司的木乃伊身上,首次找到波特氏病(Pott's disease)的证据。

所谓的“波特氏病”,是以英国伦敦圣巴塞罗缪医院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Percival Pott, 1714—1788)的名字命名的疾病,一种因脊椎结核引起骨疡和脊椎瘫痪的病症。当时拉弗尔发现,这位祭司胸下脊椎左侧存在具有典型意义的瘫痪状态,以致形成典型的驼背。拉弗尔后来于 1921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对此着重加以论述,并附有内斯帕罕的 X 光病状照片。



祭司内斯帕罕的病状 X 光照片

在拉弗尔的开创性的工作之后,考古学家们对古代人类的疾病有更多的发现。近年来,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研究包括 1994 年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里安大学的病理学研究所一个研究组的工作。

埃及是世界最大的古国之一，有异常丰厚的考古资源。位于尼罗河西岸上埃及的阿比多斯(Abydos)那一片低凹的沙漠，原是埃及最初两个王朝的王室陵墓地，后来成为“死而复生”的国王化身俄塞里斯神(Osiris)的圣地，是古埃及的著名圣城。还有坐落在尼罗河两岸的底比斯城(Thebes)，是古埃及帝国全盛时期的都城和王室的驻地，阿孟霍特普三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等著名法老的墓地都在此。因此，这两个地方如今便成为重要的考古遗址了，从19世纪末到今天，不知有多少考古学家来过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里安大学的研究组从阿比多斯的一处大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2800年的大墓地，与底比斯的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和公元前1600年到前1000年的“新王国”时期及至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后期”中的几处“贵人大墓地”(Necropolis of Nobles)里的木乃伊身上，取出了170份标本加以分析研究，发现死者的脊椎下部受损，有些与胸膜广泛黏合，与今天的结核病病例类似，显示出此病的典型特征，发病的比例，在“古王国”占28%，“中王国”占22%，“新王国”至“后期”的占23%。这表明古埃及的人患结核病相当普遍。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什么呢？

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病理学教授詹姆斯·马克洛(Dr. James McKerrow)是研究中东地区的传染病的权威，在对古埃及木乃伊体内器官进行活组织检查这个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的领域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马克洛的兴趣是在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尤其对那些当时普遍存在的威胁着他们生命的疾病，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最新研究的一个典型病人是3500年前于底比斯病逝的十三岁男孩杰胡迪·艾蒂斯(Djehuti-Irdi)。

2000年,杰胡迪—艾蒂斯的木乃伊从埃及被运到德国,在慕尼黑博物馆展出;其内脏被运往旧金山,由马克洛做活组织检查。马克洛研究后,确定这个孩子患的是肺炎,是因这一种古埃及人的常见病而死的。

为什么此种疾病在古代的埃及如此普遍呢?马克洛认为这与古代埃及人的来世观念有关。

古代的埃及人相信,一个人死了之后,如果躯体得以保存下来,就会死而复生。因此那些富有阶级——国王、贵族、商人和抄书吏就要让自己死后被制成木乃伊,希冀再生转世。

木乃伊的制成耗时又耗资。它的过程大致是:先用钩子从鼻孔钩出脑髓,再用石刀切开腹腔或通过肛门取出内脏,用水将尸体洗净,等干后,置盐水中浸一个多月,晾两个多月,再次干后,用亚麻布裹起来保存,装进大小几层的人形木棺,然后再装入石棺保存。比较容易腐烂的内脏也要保存。先让水分脱干,置于一种叫泡碱,也就是氧化钠的盐中,让遗留的水分尽可能被渗出。马克洛说,这个过程有些类似于腌肉或者腌鱼。最后,给内脏涂上从黎巴嫩或叙利亚雪松林中采来的树脂。

经过如此处理的内脏一般都保存在一种称为“克诺珀斯坛”(Canopic jar)的木或石制成的坛子或陶器品里。这坛子每个都绘有俄赛里斯之子何露斯神(Horus)的四个儿子的像,人首的英塞蒂(Imsety)、狒狒首的哈皮(Hapy)、豺首的杜姆特夫(Duamutef)和隼首的比塞诺夫(Qebehsenuef),他们分别属于再世中的肝、肺、



克诺珀斯坛

胃和肠的保护神。在进行尸体的防腐作业时,将内脏经由香料处理,在尸体下棺时一起埋葬。

几千年过去了。坟墓一次次被盗坟者、商人和科学家打开。近年,这类克诺珀斯坛里还有木乃伊,在开罗的街上都能买到。看得出,经过这么多年,这些内脏都已完全脱水。

既然脱水,那么,马克洛博士指出,他们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把程序颠倒过来”,使内脏重新吸入水分。当然,要完全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让水分吸到使尸体有一定的柔性,能在显微镜下进行活组织检查。

马克洛通过对十三岁的杰胡迪—艾蒂斯和其他古埃及尸体的内脏所作的活组织检查,确信导致当时人死亡的主要杀手是环境造成的疾病,尤其是硅肺(silicosis)。

硅肺是一种因长期吸入一氧化硅或微量砂尘而引起的肺部慢性疾病;它使人易得肺结核、肺气肿和肺炎,此类患者多数都死于结核病。这种病在今天西方世界也很普遍。在古代的埃及,马克洛说,建造金字塔的普通工人,开掘法老坟墓的石匠等一般老百姓,人数难以统计,他们天天会吸入大量砂尘,所以很多人都死于这种硅肺。

古代的中国人,对于死,也有与古代埃及人类似的观念。他们相信人是由灵魂和躯体,即“魂”和“魄”两部分组成的,死不过是体魄的死亡,灵魂则是升华了,所以可说是属于“活”的另一种状态。因此如果人在死亡之后,体魄保存不好,灵魂找不到寄托,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为此,古代的中国人一直在追求一条在真正意义上继续活下去的路。这种追求到了汉代,通过比较完整的防腐技术来保护尸体,相信已经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比较完整的尸体防腐技术,可以从1972年至1974年对湖南长沙东郊四千米의 马王堆的西汉墓葬的发掘得到证明。

考古学家发现,这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软侯利仓(?—前 186)及其家属的墓地。一号墓为利仓妻之墓,二号、三号分别为他自己和他儿子的墓。其中以一号墓的规模最大,且由于深埋、密封所造成的恒温、恒湿、缺氧和无菌条件,使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坟墓和墓内的尸体保存得异常完好。

据考古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研究,一号墓内的女尸为五十岁左右的软侯夫人,可以称得上是新鲜尸体,一种软体的湿尸:尸体的软组织尚有弹性,关节可以弯动,皮肤摸上去有油腻感,看上去好像不是几千年前,而是刚死亡后不久的人体。尸体大部分的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包括一部分神经组织,甚至都能够看得出来;其内脏在体内也保存得异常完整。这就为对她的死因的考证,提供了有效的活组织检查。

根据当时集中多学科的检查,认为这位软侯夫人患有十多种疾病,包括冠心病、肺结核等常见于现代人的疾病,甚至还有血吸虫病。后来又再次复查夫人的生理状况,还发现她患有胆结石,有一块石头堵在她的十二指肠口,联系在她胃肠中发现了 138 颗半尚未被吸收的甜瓜瓜子,推测她在死前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曾吃了大量的甜瓜,以致由此引发胆绞痛,因夫人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冠心病,70%的主动脉堵塞,医生由此推断,软侯夫人很可能是死于胆绞痛诱发的冠心病。

最新的有关古尸的病理研究是 2007 年 6 月初发布的。

尸体是两位来自纽伦堡的德国旅游者赫尔穆特(Helmut)和埃里克·西蒙(Erika Simon)于 1991 年 9 月 19 日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发现的,当时死者还身穿皮革和草制成的衣服,手里拿着铜斧和弓箭,是保存得最完好的尸体之一。最初以为是一具现代人的尸体,现在的研究相信,这个被称为“奥茨”(Ötztal)的冰人距今已有 5 300 年。苏黎世大学弗兰克·鲁里(Frank Ruehli)的研究组利用光技术查明,认定他的死因是留在背部的箭头损伤了肩膀附近的动脉;研究者在附近

的组织中还能看到一个内出血造成的巨大血块，因此相信他可能在受伤后很快就死了。

现代科学已经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距今数千年前的人的患病状况。

(二) 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

人类学的任务是要对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情况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从“未开化”状态到“不文明”状态，最后到达“文明人”状态各阶段的文化演进。在人类的疾病中，除了一些因社会 and 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疾病，如忧郁症、白血球过低症等，今天常见的许多病种都古已有之。那些“不文明”状态中的人是如何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呢？

生于苏格兰的詹姆斯·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其父亲是一位富有的药师。20世纪60年代中，他父亲在苏格兰加勒海海湾旁的海伦斯贝格(Helensburgh on the Gareloch)购置了一片房地产，全家都被这地方吸引住了。那



著名英国人类学家
詹姆斯·弗雷泽

里为群山和森林所围绕，居所幽静、空气清新，詹姆斯每天放学之后便喜欢在海湾漫步，观赏自然景致，倾听海伦斯贝格教堂传来的悠扬的钟声。直到中年，他的大部分假日还喜欢在那里度过。后来，他在其著作《金枝：对巫术与宗教的研究》中将这种声与意大利“内米湖的钟声”(Bells of Lake Nemi)相联系。

弗雷泽这种喜爱自然的天性，最终将他